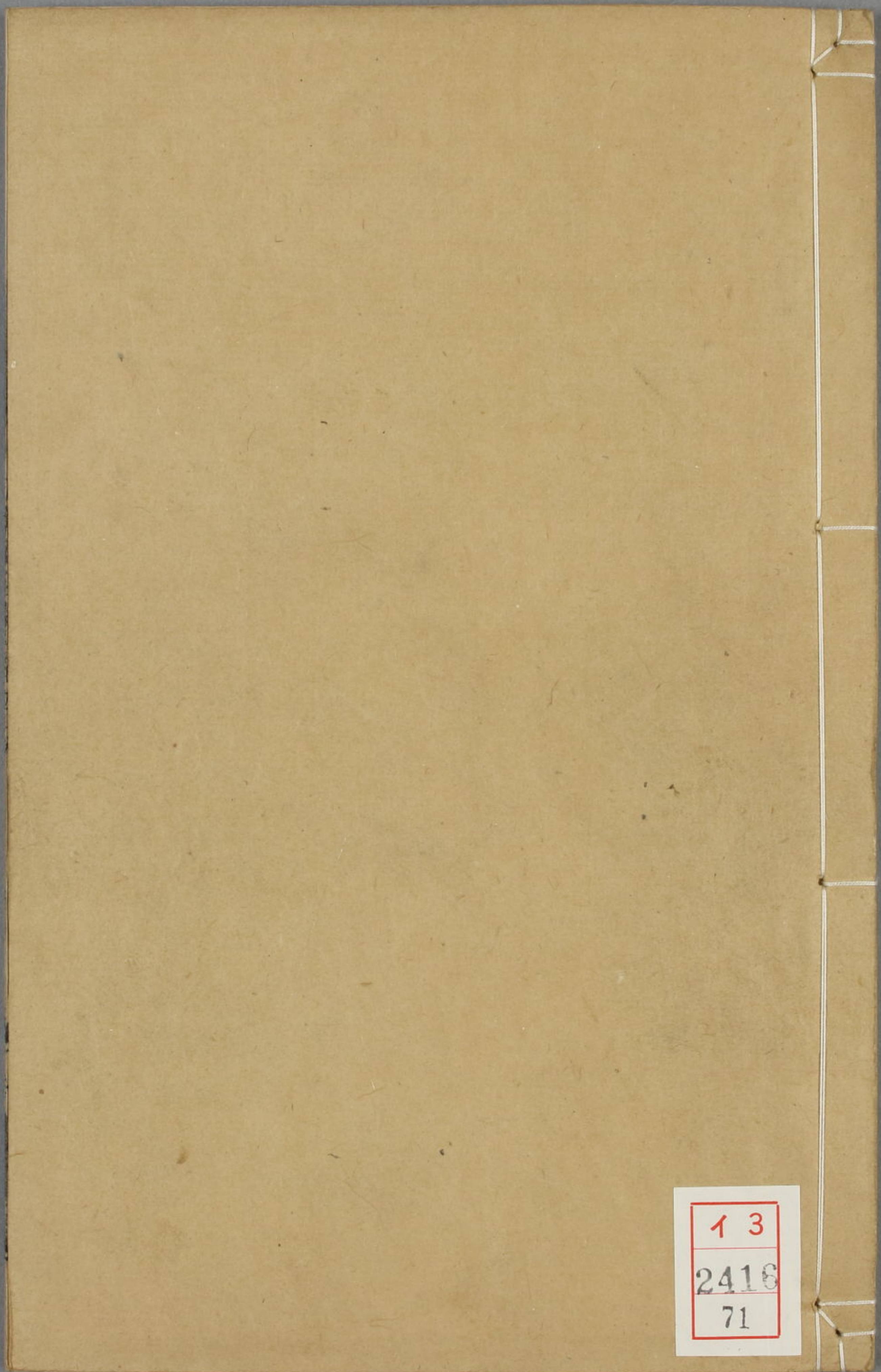




13
2416
71



13
2416
71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九

中華書局

政術部二十八

刑法
慎刑

寬刑
刑措

刑法五

詩晉傅元釋法篇曰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
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
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
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 周庾信正旦上
司憲府詩曰詰旦啓門欄繁辭湧筆端蒼鷹下獄吏獬
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孟門久失路扶搖
忽上搏栖鳥還得府棄馬復歸闌榮華名義重虛薄報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九

刑法

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垂蓮葉劍未用竹根
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唐虞世南賦得慎罰詩
曰帝圖光往策上德表鴻名道冠二儀始風高三代英
樂和知化洽訟息表刑清罰輕猶在念勿喜尚留情明
慎全無枉哀矜在好生五疵過亦察二辟理彌精幪巾
示廉恥嘉石務詳平每削繁苛性常深惻隱誠政寬思
濟猛疑罪必從輕于張懲不濫陳郭憲無傾刑措諒斯
在歡然仰頌聲 **增**沈佺期移禁司刑詩其畧曰任直
翻多毀安身遂少徒一朝逢紕繆三省竟無虞白簡初
心屈黃紗始望孤患平終不怒持効每相驅埋劍誰當

辯偷金以自誣誘言雖委荅流議亦真符首夏方憂圉
高秋獨向隅嚴城看熠燿圓戶對蜘蛛累餉唯妻子披
冤是友于物情牽倚伏人事限榮枯門客心誰在鄰交
迹儻無撫襟雙涕落危坐百憂趨聖旨垂明德冤囚豈
濫誅會希恩免理終望罪矜愚司寇宜哀獄台庭幸恤
辜漢皇虛詔上容有報恩珠

原賦晉傅咸明意賦曰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
明意云舍控款以彌載令棧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
古有死而無柔彼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敷腎腸
以爲效今豈文飾之足修感恩輸命心口自滅加我數

年竭力効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今如砥吉人兮是由材曲今枉撓朽木兮難抽

原贊梁昭明太子爾雅制法則贊曰惟斯法則信如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以振民不敢欺

原銘後漢李尤鞠城銘曰員鞠方牆倣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疎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況乎執機

原詔梁沈約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曰徑寸之寶或隱泥沙以人廢言君子斯惑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

或問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沈浮靡漏遠邇兼得者哉四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倫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各在條布所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小以聞 又立左降詔曰刑乖政失其源已久罰罪之奏日聞於早朝弊獄之書亟勞於晏寢免黜相保補代紛紜一離讐囚乃永歲月非所以棄瑕錄用隨分盡才者也是以減秩居官前代通則貶職左遷往朝繼軌自今內外羣司有事者可開左降之科 又降死罪詔曰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枝之慶未廣椒掖滕衛之地猶闕藩屏言念弓韉不能忘懷策三子始有盤石之資

於焉彌固慶雖自己恩加覃及凡死罪可降一等五歲
刑降二等三歲刑以下並悉原放 **唐**高宗頒行新
律詔曰朕聞大德曰生肖天地而爲貴大寶曰位體宸
極以居貞所以經緯三才彌綸萬物順人心以敷化因
天討而立刑易稱明罰哀矜之志愈遠書云肆眚簡惠
之道斯崇故能象服畫冠化隆上葉道德齊禮刑清中
代暨乎大道既隱淳風已衰元首司契狗驕奢以臨下
股肱贊道用深刻爲奉公罪名積於簡書滋章被於率
土姬訓夏法峻網備於三千秦革周科深文加於九族
漢祖約法後嗣不勝其弊晉武蠲刑末流竟致其酷遂

使茫茫區寓囹圄所以實繁蠹蠢黔黎手足爲之無措
自斯以降禁網愈密難深表準之書事切劉弘之奏太
宗文皇帝至道難名元功不測撥亂反正恤獄慎刑杜
澆弊之餘源削繁苛之峻法道臻刑措二十餘年恥格
之義斯隆惻隱之懷尤切玉几遺訓重令刊改瞻奉隆
規興言感咽朕以虛寡夙嗣寶圖寅畏上元憂勤庶類
乘奔履薄懼一物之未安旰食宵衣慮萬方之多罪雖
解網之德有慙列聖而好生之惠無媿伊心於是仰遵
先旨旁求故實爰進朝賢詳定法律酌前王之令典考
列辟之舊章適其輕重之宜採其寬猛之要使夫畫一

之制簡而易從約法之文疎而不漏

原難漢張敞議入穀贖罪上書曰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北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

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夫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困乏古之通義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原議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凌遲風俗壞亂

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趣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也 晉程咸女適人不從坐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

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刑漢因循之大魏承襲未革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誠欲絕惡類於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男不衍禍於他族女獨嬰罰於二門非所以哀矜蒙弱立法之本分也今女旣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育產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於恩則傷孝子之心而興嫌怨之路臣以爲在室之女宜從

父族之誅既醺之婦使就夫家之罰宜定齊科以為永制增唐韓愈復讐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

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

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謹議 呂溫
功臣恕死議曰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囑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

威峻法大爲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旣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有黜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隳突憲綱或姦鋒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勞螢燭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夫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勲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原表齊孔稚圭上新定法令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政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故定國釋之聲著漢臺元常文惠績應魏閣則臯陶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人無所逃其刑惡吏無所窮其詐如身手之相驅弦枯之相接矣 梁任昉爲梁公請刊改律令表曰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措草纓艾鞞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圜圻成市凝脂已疎秋荼非苦姦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哭豈徒一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爲

重流矢影風顧有憂色而當妄加剗斲金木爲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爲虧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爲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增唐徐堅論刑獄表曰臣聞上天之道先春而後秋聖人制法外刑而內禮故曰三辟之設王者不得已而用之今帝命惟新六合先宅遠無異望邇無異言亦宜安彼反側示以寬典臣竊見神都諸部勘當所尋有勅停勘迄至於今猶尚追攝豈非勘當使等志希僥倖執斯刻薄以爲已能哉長姦濫之源傷醇和之化伏願即停之臣又聞書有五聽慮失情實也令著三覆恐致虛枉

也比見有勅勘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然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以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祥刑之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內有用法寬平爲衆所稱者願親而進之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囹圄無冤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德竊恐郤芮作亂而卻缺登朝稽康被刑而稽紹入用終能立功白狄効

死湯陰千載美談斯爲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尚何疑哉竊見逆人之親選曹廣責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寶命惟新有道賤貧實爲深恥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常例各使坦懷姚璹之徒皆逢委任而在下僚列不識天心苟求微疵不弘大體又準勅逆人周堂親不得任京官及兩畿三輔官準法刑戮總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申勅有司勅令逆人外不得輒爲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巍巍之德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 李彭年論刑法不便表

曰夫法存畫一不啓二門者蓋示人以信也先教後罰寧僭無濫者不陷人以罪也若有犯必死則非薄刑之意同罪異罰又非畫一之道何必殺之示信臣非愛人命也惜陛下之法也昔者渭橋驚馬空見罰金高廟盜環惟聞棄市漢幾刑措職此之由釋之言可以爲喻伏惟陛下少留意焉抑臣聞之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及也殺氣方深嚴刑在近一物失所聖心不安臣忝諍臣不敢不奏又典律所制輕重各殊笞杖是輕徒死是重爰自近日此道便乖凡所決囚例多非命此乃徒刑有必生之理杖刑爲致死之條旣素

國經有傷和氣又凡曰造僞例是死囚伏準條格先決一首旣要之以斬罪何更加以杖刑臣雖至愚猶將不可凡百達識孰謂其宜又周禮論刑刺之典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人陛下若以臣所言非可用則願陛下訊以羣吏詢諸宰臣擇善而行國之利也

原書晉叔向與鄭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主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倖以成之不可爲矣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靜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漢賈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慾乃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

賊並起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官榮使黥劓鉗者猶復攘臂爲政俗之壞敗乃至於此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唐陳子昂諫刑書曰臣聞

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臣愚以爲非適變隨時之義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多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罕能平恕故獄吏相戒以殺爲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

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臣聞古昔明王重慎刑
罰蓋懼此也

原奏晉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
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恆禁吏
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劉頌刑獄奏曰君臣之
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
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
犯蹕之卒也大臣釋滯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
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斷格不得以
出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

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理人主執斯格以責大臣小吏各
守其局則法一矣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
書法象魏三代之君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微文之直
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勢弊不及中古而執平
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切以爲聽言則
美論理則遠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
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
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迹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
法之大准也 郭璞奏曰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
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

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此立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爲難思在斷之爲難是以子臯行戮刑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酉詔書之旨專爲邊城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爲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將以扞固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濱接鯨猾密邇姦藪退未絕其丘窟之顧進無以塞其逋逃之門五流三戾誠古之犯刑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律令以跨三代歷載

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法不專則名幸者興政令驟變則人志無繫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正議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弭民心而正羣惑者也

唐

韋嗣立論刑罰多濫疏曰楊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釁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爲理予公定刑則爲汙宮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

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滅族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讐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羅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心省察則殛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

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爲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冤者其數甚衆陛下倘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陷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以來大辟罪以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原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國豐歲稔歲旣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惟陛下深察 宋蘇軾論政

刑疏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更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日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纘塞聰耳目所及尚不能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大察專務鈎考簿書摘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

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

原啓梁簡文帝啓囚徒配役事啓曰伏以明慎三典寬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誥是焉攸切臣比時奉勅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復令聽獄官詳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爲永準 又謝邵陵王禁錮啓曰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彤掩

扉曹儀著論布衣兄弟且相誠勗以臣居長終慙勸勵
仰負慈嚴心顏戰懼任昉爲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
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澄上葉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
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
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
而年世浸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擅議
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詒髮
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含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
博天地澤深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
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陳徐陵謝兒報坐事

付治中啓曰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
慎兒報不能謹潔敢觸嚴網右趾鐵繫事允法科左校
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筭之杖有
愧前達

原論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
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
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
而後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
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古之刑省
禮亦宜畧今之論辯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

影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此後刑也曹義肉刑論曰夫言肉刑之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象天地爲之惟明察其用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於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

者不唯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於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敦之也者篤其質樸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思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可以侔天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則刑罰可以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爲惡之尤者衆之所棄衆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不可以有生而欲增淫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之由興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析骸又何辜耶在上

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
欲斷截防轉而入死乎 晉楊又刑禮論刑禮之本經
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興國濟治也禮
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割己以與人是刑加於己而禮
加於人也爭者奪人以崇己是刑施於人而禮施於己
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為
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為善者勸
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
刑禮俱錯大道行焉則刑禮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問齊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問曰議獄緩死大易深

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氓俗澆弛法令滋章肺石少
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是食與
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晝冠緬追刑措
徒以百鍰輕科反行李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
於絕澗作霸秦基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塗如爽
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寬刑一

原泣罪

代虐

夏禹下車泣罪
曰代虐以寬兆民

尚書

有制

無濫

尚書曰寬而有制

刑法志曰寧僭無濫

惠暴

輔嚴

左傳曰上古用象

刑是殺人者不死

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

霍光持刑法嚴任杜延年輔之以寬

流宥

罪疑

政術部

附監類函卷一百四十九

寬刑

二

尚書曰流宥五刑又曰罪疑惟輕**原畫衣冠****去酒肉**漢文帝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號而人不犯何則治之至也其

除肉刑杜緩理諸陵縣獄每冬月具獄日去酒省肉**權親義****少文法**子禮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

其惠**權親義****少文法**子禮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

之注權量也謂立父子君臣之問可以情**令妻入獄**令妻入獄歸漢吳祐有子否膠東相有母丘長者殺其臨刑

子以吳爲名漢鍾離意字子長口有妻無子乃緩其桎梏**不忍刑吏****未嘗**

意不忍行刑罷其職致歸其父曰阿爲瑕丘令有吏行盜**案人**官上詳前注張歐字叔明爲御史大夫未嘗案人

泣面封之注曰**八十不坐****七歲減死**漢宣帝詔曰

背封不忍見也**八十不坐****七歲減死**漢宣帝詔曰

告傷人他皆不坐**八十不坐****七歲減死**漢宣帝詔曰

歲賊鬪殺及犯誅死者**八十不坐****七歲減死**漢宣帝詔曰

請醫減死**八十不坐****七歲減死**漢宣帝詔曰

門容駟馬**八十不坐****七歲減死**漢宣帝詔曰

孫字升卿上詳獄二子公後漢虞詡字升卿祖父經

于公高其門閭其子卒至丞相吾不及子**曾公累獲**

公子孫何必不爲九卿因字訓曰升卿**曾公累獲**

原**死罪悉縱**唐賈敦頤爲洛陽司馬以公累下獄太

去其太甚者若悉縱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於其**代宗寬刑**

人縱乎遂獲原唐太宗親錄囚徒閱死罪者三百九十**代宗寬刑**

皆請朝堂無有後者太宗嘉其誠悉縱之**代宗寬刑**

太祖貸死唐書曰代宗性仁恕言事者諫曰陛下爲

今時運艱難凡八人臣事朕者規少祿利耳今府庫空竭

無俸入俾之優足而峻刑利是君上多恩開寶八年讀堯

典行也長編曰宋太祖性寬仁多恩開寶八年讀堯

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宥汝****仇子****輕**

大辟非情理深重者多貸其死**宥汝****仇子****輕**

典**緩刑****得失斯在****取舍可知****寬能禦衆****猛**

政術部

刑部

寬刑

七

則殘人 其政不嚴而治 其教不肅而成 況當弘
貸之朝 宜用適輕之典 宜建大中之法 以爲小
康之惠 周訓夏刑人克用乂 漢除秦法政是以和
作爲金贖垂裕虞書 除去肉刑稱仁漢牘 爲國
制刑雖宜簡易 示人知禁信亦寬難 御勞止之人
寬以濟猛 念恤哉之典愛克厥威 約三章之法漢
室以興 作五虐之刑苗人自絕 雖擾擾之政布以
從寬 而恢恢之網疎而不漏 人之菟匿大爲防而
猶踰 法以懲姦小不忍而恐亂 雖政寬而人慢未
盡善也 比刑肅而俗敝不猶愈乎

寬刑二

增奏記漢張敞奏記王暢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
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
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
名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
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
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
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
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
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

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
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
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
在德不在用刑

慎刑

原八辟

三刺

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議親二

議勤八議賓

禮曰司寇正刑明辟必三刺一曰訊羣

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其有罪方殺之以示不枉

也濕盡心

麗事

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

中典

大命

周禮中典用情麗附也謂當其本罪之事

欽恤

尚書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簡孚有

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無刑止

增簡孚

辟

尚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辟以止辟乃辟

召平處

請覆奏

唐沈傳師字子

言為宣州精於吏治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名幕

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唐徐堅字元固遷萬年主

簿大授三年上書言囚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

詔大逆詔使勘問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一有不實欲

訴無由遽就赤族豈不痛哉

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

傷論語魯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泣具獄而決事獄刑號平下詳冤刑一張歐

而無害

嚴而不殘

音義曰文無害言有文無所枉害

也漢雋不疑

為吏嚴而不殘

祖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

錄案問奏付

刑部詳覆之

原明慎用刑

哀矜折獄

慎而不擾

政術部

刑部詳覆之

慎刑

三

明而不留 辭貴明微 法宜慎測 恤在一成
慎其三復 制短長之命死者不生 念輕重之刑欽
哉惟恤

刑措

原勝殘 寡怨 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 不犯

大省 尚書曰茲用不犯于有司言人 不用 **咸服** 刑五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不用 禮記刑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

組

獄

增說文曰

周禮秋

又謂之車言兩也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with visible stitching and the inner cover material.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漢書曰有罪當械者皆頌
頌者容也言見寬容旦處

漢書曰勾園十五星杓曰賤

人之牢牢星實則囚多虛則

獄圖者象斗
東帝北寺

象之逆也

10

馬

京北尹西市鑾左鴻右寺也
孟博坐繫黃門北寺獄

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

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止也

帝譴責鉤弋夫人脫簪珥

去送掖庭獄
律宏漢書舊

請室
謁居
今絳
鍾伯
下匹
人言
室言
魯言

吳義劉義慶幽明錄曰晉

古多與廬陵太守龐參字子

罪見螻蛄行其左右相譟曰

生乎因拔飢蟬其大如豚之腹與食數日問其大如豚

為大孔因破械得從此出亡

諧曰吳當陽縣董昭之乘船

一短蘆惶遽垂死使以繩繫

夜夢一人魚衣來謝云僕盜是

獄昭之自惟蟻王夢緩急當

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

獄

如其言暮果夢昔鳥衣人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下既
 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攻齒械已盡因得獄過
 江投餘杭山春省秋繕禮記曰仲春之月命有司
 遇赦遂得免鄭元注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禁守修法者則今之獄具極枯
 又曰孟秋之月命有司注史後漢書曰尚書郎張宏獄吏上書自頌
 鄭元注曰孟秋之月命有司書令徐光於襄國詔獄光在
 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君參以明其後刑而不留獄
 曹參參去明其後刑而不留獄牢
 牢天獄詩韓陽天要集曰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平砥
 平砥城周禮曰若無節則惟圜土內之鄭元注曰圜土獄
 王融曲水詩序曰鞠茂草於圜廉出於此
 法獄也一仰天望氣居史記曰趙高案李斯拘執束縛
 法獄也一仰天望氣居史記曰趙高案李斯拘執束縛

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漢書曰黃沙紫氣晉武帝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置黃沙獄以訊囚徒黃沙獄名
 減時斗午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
 耳張華問寶劍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獄中增
 即補煥為豐城令煥至即掘獄基得雙龍劍角
 角犬牙何詩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
 之牙京蟲盤虎穴鼻皆具問於東方朔對曰此蟲盤覆地色如生肝頭目見
 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怨憤之氣感動上天所生也
 此地位必秦獄處即按地圖果如其言上又問何以去之
 對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灑之當消于是問何以去之
 中須吏皆糜散尹賞為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增
 池方深各數丈以領覽為郭大石覆之名曰虎穴
 三木九棘木頭記曰魏其侯衣赭衣關三木增
 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及手足也又柳子厚斷刑論云貫五
 於叢棘三歲不得凶釋文眾議獄於九棘之下也
 政術部刑監頤

曰武帝置中都官

侵絳侯 辱安

東守尉行縣至絳
以見之其後人有

辭吏稍侵辱之絳
賁也漢書曰韓

澤上有風

杜篤爲誅漢書曰夏侯勝

霸曰朝聞道夕死

不諧頗相恨令怒

言作言
兔之

卷之四

1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dark, vertical stain or binding edge visible along the left side.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棘左傳曰吳子執邾子於樓臺榭

暴室掖庭織作染練者

大命溫路

原內園土注周禮奠

司政典司政刑曰典

公二十八年晉執

師寔諸深室甯武

令獄屋皆當完固

其草薦無令漏濕

元乃言於左將軍



丹等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案
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
輔上言不宜立趙使仔為皇后
太子官屬太

上使侍御史收縛下掖庭獄
太子官屬太
子太傅也
蟲生憤氣
獸觸疑罪
論衡曰太

觸無罪則不觸蓋天生聖獸助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
坐事

之
子長修史
漢司馬遷字子長因論李陵得
殞母還獄
漢鍾離意為棠邑令民房廣為父報仇繫獄

殞母還獄
漢鍾離意為棠邑令民房廣為父報仇繫獄
出獄
魏太守怒收式付府獄能據法守正不徇太守私情

出獄
魏太守怒收式付府獄能據法守正不徇太守私情
命乃自首主簿溫嘉之
鵲巢獄樹
明皇即位以來二

命乃自首主簿溫嘉之
鵲巢獄樹
明皇即位以來二
獄乃自首主簿溫嘉之
鵲巢獄樹
明皇即位以來二

獄乃自首主簿溫嘉之
鵲巢獄樹
明皇即位以來二
獄乃自首主簿溫嘉之
鵲巢獄樹
明皇即位以來二

獄乃自首主簿溫嘉之
鵲巢獄樹
明皇即位以來二
獄乃自首主簿溫嘉之
鵲巢獄樹
明皇即位以來二

人罕犯法大理寺卿徐嶠奏云今歲天下斷死刑止五
十八人先是相傳寺獄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
其樹百官以
鵲噪獄樓
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庭海
幾致刑措賀
鵲噪獄樓
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庭海
以餘食之甚馴仰後景逸出仕被誣下獄一口有
鵲飛於獄樓上下向景逸喜噪久之已而果赦下

獄四

詩隋魯本與胡師耽同繫胡州出被刑獄中詩曰叔

夜絃初絕韓安灰未然相悲不相見幽繫與幽泉 唐

駱賓王幽繫書情通簡知己詩曰驄馬刑章峻蒼鷹獄

吏猜絕縑非易辨疑壁果難裁揆畫慙周道端憂滯夏

臺生涯一滅裂岐路幾徘徊入甕方搖尾迷津正曝腮

園扉長寂寂疎網尚恢恢青陸春芳動黃沙旅思催覆

盆徒望日蟄戶未驚雷霜歇蘭猶敗風多木屢摧地幽
蠶室掩門靜雀羅開自憫秦冤痛誰憐楚奏哀 **增**又
憲臺出繫寒夜有懷詩曰獨坐懷明發長謠苦未安自
應迷北叟誰肯問南冠生死交情異殷憂歲序闌空餘
朝夕鳥相伴夜啼寒 **原**沈佺期幽繫詩曰吾憐曾家
子昔有投杼疑吾憐姬文公非無鴟鴞詩臣子竭忠孝
君王惑讒欺萋菲離骨肉含惋興此辭 **增**又曰無事
今朝來下獄誰期十月是橫河君看鷹隼俱能擊為報
蜘蛛收網羅 又同獄者歎獄中無燕詩曰何許乘春
燕多知辯夏臺三時併欲盡雙影未嘗來食蕊嫌叢棘

銜泥怯死灰不知黃雀語能雪冶長猜 儲光義獄中
貽姚張薛李鄭柳諸公詩曰中夜囹圄深秋縲紲久
疎螢出暗草朔風鳴哀柳河漢低在戶蟪蛄垂向牖雁
聲遠天末涼氣生霽後哀哀害神理惻惻傷慈母妻子
垂涕泣家僮日奔走書辭苦人吏饋食勞交友寒服猶
未成繁霜漸將厚諸公深惠愛朝夕在左右東濕雖欲
操釣金庶無負傷羅念搖翻蛻足思驤首眷言出深窞
永日常攜手 李白繫潯陽上崔相渙詩曰毛遂不墮
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白璧雙明月
方知一玉真 劉長卿罪所上御史惟則詩曰誤因微

祿滯南昌幽繫園扉晝夜長黃鶴翅垂同燕雀青松心
在任風霜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賢達不
能同感激更於何處問蒼蒼 盧綸罪所送苗貲外上
都詩曰謀身當議罪寧遣友朋聞禍近防難及愁長思
未分寂寥驚遠語幽閉望歸雲親戚如相見唯應泣向
君 宋蘇軾獄中寄弟子由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
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
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
結人間未了因 又曰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
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

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
江西 明李夢陽獄夜詩曰簷景棲棲落臺居黯黯幽
鼠緣爭果隊螢過隔衣流幸竊餘光照那蠲多穴愁亦
知廣川子跼蹐為春秋

序唐駱賓王在獄詠螢火賦序曰綈袍匪舊白首如
新誰明公冶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作達旦
不瞑觀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況乘時而變
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憊信
也與物不競仁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有
沿情而動興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 又在

獄詠蟬詩序曰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常聞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徽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蟋蟀之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洽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

疑獄一

增賈子曰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

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白璧二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疑獄二

原惟輕有赦舜典曰罪疑惟輕刑疑赦之周書曰五罰之疑從免言重疑也無質不聽疑事無質禮曰有言無簡不聽

注曰簡誠也雖有其意 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 闕疑 緩死 罪疑 刑放

雖國令是干罰宜無小 而人心未厭事合從輕

宣尼之聽訟辭不獨見也 漢景之恤疑獄亦命讞之

疑獄三

原共赦 禮記曰疑獄汜與象 讞疑 吏不決 詳疑獄

訟 人不厭 漢景帝詔曰諸疑獄雖文致於 平亭疑

法史記曰張湯決大獄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平亭疑

之 分別著讞 又曰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受是

獄訟之要書於讞法 疑獄四

疑獄四

增詔漢高帝讞獄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

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

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

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

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冤獄一

增後漢書曰永平中寒朗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

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

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

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

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為忠平所誣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不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御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

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 永平二年京師旱和熹鄧皇后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杜洽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冤獄二

原亡壁

盜金

楚相亡壁門下疑張儀盜之掠

增劄

腹耶耳

唐武后時酷吏來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基謀反誅之基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

乃援刀刺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歎唐宇文融恨其張說乃與崔隱李林甫共劾說引術士王慶則奏表其間及引僧道岸冒署右職帝怒詔源乾曜隱甫韋抗等即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

光詣朝堂
則耳列冤
原肺石民
棘林鬼
周禮曰以肺石達窮民注赤石也
策秀

才文曰肺石少不冤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
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夜哭之鬼謂無辜者
治長非

罪
良夫無辜
北面而諫曰予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不察申生
竟死孝婦
左傳曰申生曰君實不察其罪
誣告婦加鳩竟給其罪孟嘗字伯周為戶曹
明之不可天連旱後太守段丹至明之遂雨
五月降

霜
三年致旱
鄒衍被囚仰天而歎五月降霜
殺姑女告婦殺母婦自誣服甚謹夫死不嫁姑恐累之自
竟殺之郡界旱三年後太守至祭其冢天乃立雨
增

大霧不開
淫潦自霽
南部新書曰唐李錡之誅大霧
詔收葬之唐崔碣為河南尹邑有聞鬼哭上疑其冤
江潮間值麗動亂盡亡其資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
咨存亡乾夫內悅其色且利其財既占陽驚曰乃夫殆
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

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
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賂而可久反得罪
冉訴復半誣可久恨歎遂失明及竭至可久陳冤碣廉
得其情即勅吏掩乾夫並前獄吏下獄悉發賕姦一日
殺之以妻還可久時
冤濫
頗邪
黃沙失入

丹筆謾書
抱恨入地
無辜籲天
瓜李雖疑
薰

猶自別
生為窮人
死為冤鬼
未聞情得
但見

獄成
獄非明察
法乃濫施
得情猶合哀矜
非

罪誠宜開釋
劍有餘冤尚能衝斗
日無私照猶隔

覆盆
眾口鑠金信非其罪
片言折獄不見其人

冤獄三

原
死灰不然
詳獄三
捶楚求罪
捶楚之下何求不獲
韓安國
雖臯陶聽之猶謂死

政
開監領函卷一百五十一
冤獄

上

者有餘辜增鄭昌訟冤漢司隸校尉尉蓋寬饒剛直公清刺
 寬饒因奏封事上以爲怨謗大夫鄭昌上書執金吾議以寬饒
 旨意欲求彈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執金吾議以寬饒
 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刎爲兄訴冤唐穆贊字相明
 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爲兄訴冤唐穆贊字相明
 號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於官中丞盧怡
 欲重妾辜贊不聽怡與宰相實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
 贊弟賞上冤狀詔三司覆申理元忠唐中宗時諸張
 治無驗猶出爲柳州刺史申理元忠唐中宗時諸張
 諸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爲久長太后怒下
 元忠獄朱徵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貞若令抵罪
 失天下望則元誣劾韋賞唐杜兼字處宏僚官韋賞
 忠爲高要尉誣劾韋賞唐杜兼字處宏僚官韋賞
 論事忤兼遂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冤人雪
 出詔執賞楚殺之二人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冤人雪
 師曰枉唐李尚隱擢左臺監察御史時有馮昭泰者性
 爲妖蠱繫獄刻人彈其疆嘗誣桐廬人李師旦二百餘家
 良方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訟

岳飛冤宋秦檜矯詔下飛與子雲大理獄命丞何鑄
 報國四字鑄察其冤白檜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力
 俟高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
 逗留事爲言又使于鵬係革等證飛逗留命評事元龜
 年取行軍時日維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等皆
 言岳飛無辜不聽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原
 死矣布衣劉允外上書訟岳飛冤下大理獄即報飛
 多殺不辜而號無告告無所銜冤飲恨吞聲飲恨
 與濁吏何親與冤人何讐氣怨結而不揚涕
 滿汁而橫流國章斯抵誠合申之人命所懸豈宜
 冤濫

冤獄四

增詩唐錢起歎畢少府以持法無隱見繫詩曰用法本

禁邪盡心翻自極畢公在囹圄世事何紉繹翠鳳呈其
瑞虞羅寄鍛翼囚中千念時窗外百花色落景閉園扉
春蟲枉叢棘古人不念文紛淚莫沾臆 明楊繼盛朝
審途中口吟曰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負外郎豈
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
尉稱平過漢唐性僻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又獄中紅苔詩曰寒柝淒淒哀怨絕陰雲黯黯鬱愁結
西風滿地苔痕紅盡是渭囚冤淚血 又臨刑詩其一
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

魂補

增制唐申理冤屈制曰朕祇膺寶曆寅奉璇圖常居安
以戒危每在得而思失慮一夫之弗獲憂萬方之有罪
以為承平既久區寓至曠州邑相望衆庶殷阜事繁則
詐起法弊則姦生念茲冤滯載懷惻隱是以頻發詔書
庶幾息訟 又制曰微物不安每切納隍之慮一人失
業更軫宵衣之懷思欲下情上通無令壅隔所以明四
聰也其官人百姓等有冤滯未申或獄訟失職或賢才
不舉或進獻謀猷如此之流任其投匭凡百士庶宜識
朕懷

增書唐陳子昂申宗人冤獄書曰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抱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為國殄讐頃者逆子賊臣陰構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彊禦惟法是守惟惡是讐幸能察罪明辜窮姦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構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告集作幽窮詔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牀抱疾喘息朝不保夕身幽獄戶死生斷絕朝蒙國榮夕為孤囚臣竊痛之

緩獄

原不留

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緩死

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要囚

詳刑

緩刑

容姦

利淫

仲春省

月令曰仲春天子命有司

省囚去極精

孟夏挺

挺寬也孟夏挺重囚至秋方決

出輕繫

舍無肆掠止獄訟

輟丹筆

刑將不變

獄貴惟精

若審慎而無

他

雖愆期而可恕

淹恤過時亦宜問罪

稽留有

故亦可徵辭

罪之有程敢忘慎守

未得情而

難斷寧免稽遲

國章斯抵宜守限於申嚴

人命所

懸豈忘情於審慎

雖緩死以過時未盡善也

比失

刑於欲速不猶愈乎

政術部

刑鑑類案卷一百五十一

緩獄

古

留獄

增後漢書曰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司徒楊震等議依光比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惡惡止其身禁錮子孫非先王祥刑之意唐書曰唐扶字雲翔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又曰白居易見度支有囚繫闕鄉獄者更三赦不得原乃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

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朝廷許之又曰初鹽鐵度支屬官悉得以罪人繫所在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殷侗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違限之糾慢官之科雖要囚惟恤而折獄有程雖事無欲速而法有勾稽既察情而得情何當斷而不斷既非伏念之勤宜及過時之責若踰伏念之時淹恤不糾則恐舞文之吏因緣長姦聽訟之要辭既易於二三伏念之期日遂踰於五六

囚一

風俗通曰囚道也言辭窮情得以罪誅道也增尚
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殺要囚又泰誓
曰囚奴正士毛詩曰在泮獻囚周禮曰罪人寘諸
圜土故囚字爲口守人此其象也周官曰掌囚掌守
盜賊凡囚者鄭元注云囚拘也此其事也易坎卦曰
上六利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漢書天文志
曰有勾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
虛則開出也淮南子曰拘圜圜者以日爲修當市死
者以日爲短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帛貴人繫囚
也

囚二

原左傳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
歸之又曰莊公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公右遙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
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
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睞音審取戈以斬囚又曰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於大
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漢書曰雋不疑爲京兆
尹每行縣錄囚徒不疑多有所平反母爲喜笑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

而不殘 又曰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繫小女年十二起號哭曰平常獄上夜呼囚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也果死 東觀漢記曰馬援爲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 後漢書曰陸續字智初太守尹興辟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興詣廷尉續與主簿梁宏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母遠至京師覘候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但悲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吏通傳意氣將召案之

續曰囚食餉羹誠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是以知之 魏志曰賈逵字道宗太祖征劉備先遣賈逵至斜谷視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晉書曰曹攄字顧遠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新歲人情所重豈欲暫見家耶衆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 北史曰後魏元麗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

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宋書曰王志累遷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地因經年不決志到官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閒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罪重囚十餘人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北史曰蕭撫入周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撫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切懷景行以之獲罪亦所甘心諸囚荷恩依限而至吏人

稱其惠化 陳書曰張種以外戚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曝日遂失之陳文帝聞之笑而不責 唐書曰韋仁壽隋大業末為蜀郡法司書佐獄無冤囚其有罪者臨時就戮猶西向為仁壽禮佛而死 又曰太宗親錄囚徒多所原宥見死罪者憫之放歸於家限至來秋即戮乃勅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罪囚三百九十人皆釋禁自至不勞督領一無逃散太宗感其奉法盡赦之又曰高宗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合死上以

囚數少甚喜 又曰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
歲終閱郡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
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為期守吏
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
是羣盜賊相引而去

囚三

原 籥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籥動獄中人當出故其感應令籥動也詩含
神霧曰杓為天獄 夏臺 夏臺為虐台湯囚之
文王於 縲紲 琅當 關公治長在縲紲之中殷紂無道囚
姜里 黑幪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實
注琅當長鎖也

明刑 注弗使冠飾著黑 攘獄 捕亡 周禮謂拒當獄
據史魏其衣赭衣 等 若拒捍走者又減二等皆限
守日內追捕限外他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除其罪
又曰徒流囚限內亡者一答四十三日加一 蒙
幕 著械 左傳晉人囚季孫意如以幕蒙之晉崇邑
火畢還 搶地 仰天 漢書司馬遷與任安書曰當此
則心惕息 夏挺 冬決 禮記仲夏
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鄭元注挺寬也 冬決 謝承後漢書
罪會稽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垂泣而決其
就格 促械 北華嶠後漢書曰范滂以黨事下黃門
遂與同郡袁忠等爭受楚毒 魚秦魏器 曰賈逵為丞
相主簿魏王欲征吳達諫王怒付獄吏不即著械逵曰
促著我械王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 至冬 休臘
將遣人來察著械適說果遣人視之

陽上詳冬決注陳留舊傳曰虞延除淄

踰父魏臧霸父式為獄掾據法不聽太守私殺太守收霸

台令踰獄石室金墉吳越春秋曰吳王拘越王勾

雜事曰齊王同舉義兵囚趙竹囚梧象晏子春秋

王倫父于五人於金墉城以車逐之得而拘之晏子曰

君人者寬守之有斬竹者公出所斬竹之囚而拘之

李為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內宮永巷後語曰春秋

穆公將兄三人囚於內宮漢書曰人籠鳥檻猿

係徽纆拘囹圄易曰係用徽纆詳刑法三叢釋箕

子出許楊械武王下車釋箕子囚鄧晨驚曰果為賢太

楊遣還囚轅陽繫軍府左傳曰越椒囚為賈於轅

詳囚四楚關三木入五刑魏其大將關三木詳獄

師鍾儀注關三木入五刑魏其大將關三木詳獄

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罪解史慈

出房廣吳志曰太史慈常為山越所執孫策躬自解縛

慈曰未可量也策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

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為崇邑令縣民房廣繫獄母死意

乃出之廣賓畢身為木石職納橐籥司馬遷書園

自還詳獄四身為木石職納橐籥司馬遷書園

木石與法吏為伍左傳衛俞忠於

衛侯以衛侯衣食為已職詳獄四

囚四

原又維易曰拘係之脫桎易曰用不桎周禮中罪

胥靡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頌繫漢景帝著令年

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鞠繫者頌逮繫公下

繫之注師樂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桎也

政術部

獄連繫長安注在道將送
防禦不絕若今傳送囚也
憫之其會郡國歲最上繫囚以
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上繫囚以
作爲械木不足爲我械谷之
瘡校減耳受易噬嗑卦上九爻辭曰積刑荷擔荷也校枷也
沒耳履校減趾又曰履校減趾輕能自懲戒不復於械又戕
也無咎囚者桎梏周禮掌囚桎梏下罪梏凡囚者上罪桎梏而
者也桎梏以待罪罪罪音居居手反桎梏在足曰桎梏在
木桎梏兩手各一木在手曰桎梏在足曰桎梏
舍年又曰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不
齒又曰其不能改而不出園
拘者滿圜楚囚鍾儀問左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
怨者滿朝

瘦死漢宣帝詔繫者掠甚
瘠死囚徒病所坐名縣或
縲囚縲繫幽入穿搖尾
荷校減耳受易噬嗑卦上九爻辭曰積刑荷擔荷也校枷也
沒耳履校減趾又曰履校減趾輕能自懲戒不復於械又戕
也無咎囚者桎梏周禮掌囚桎梏下罪梏凡囚者上罪桎梏而
者也桎梏以待罪罪罪音居居手反桎梏在足曰桎梏在
木桎梏兩手各一木在手曰桎梏在足曰桎梏
舍年又曰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不
齒又曰其不能改而不出園
拘者滿圜楚囚鍾儀問左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
怨者滿朝

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冉拜稽首
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
有二事對曰南音秦囚孟嘗史記孟嘗君傳曰爲秦相或
之琴操南音秦囚孟嘗史記孟嘗君傳曰爲秦相或
秦必欲殺之而後秦昭王乃免
囚欲殺之而後秦昭王乃免
灌夫繫居室漢書灌夫傳曰居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
名曰囚之士弱氏左傳曰居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
保官曰囚之士弱氏左傳曰居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
大桔之疏屬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殺戮帝乃桔
夫劉輔繫秘獄詳獄周勃受吏侵辱相漢書周勃乃免
相就國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
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
上辭吳志韋曜傳孫皓積前上辭
囚五

原詩隋虞綽於婺州被囚詩曰窮通雖有命逋亡誠負
累背恩已偷生臨危未能死待罪既不測法禁復無已
厚顏羞朋友囚心愧妻子聖日始東扶徂年迫西汜方
違盛明代永向幽泉裏況當此春節物候驚田里桃蹊
日影亂柳徑秋風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淪恥投筆不
重陳此情寄知己

增

唐元稹慙問囚詩曰司馬子微
壇上頭與君深結白雲儔尚平邨落擬連賣王屋山泉
為別游各待陸渾求一尉共資三徑便同休那知今日
蜀門路帶月夜行緣問囚 宋唐庚訊囚詩曰參軍坐
廳事據案嚼齒牙引囚到庭下囚口爭喧譁參軍氣益

振聲厲語益切自古宮中財一一民膏血為吏掌管箝
反竊以自私人不汝誰何如摘領下髭事老惡自張証
佐日月明推窮見毛脉那可口舌爭有囚奮然出請與
參軍辨參軍心如眼有睫不自見參軍在場屋薄薄有
聲稱只今作參軍幾時得騫騰無功食國祿去竊能幾
何上官乃容隱曾不加譴訶囚今信有罪參軍宜揣分
等是為貧計何苦獨相困參軍噤無語反顧吏卒羞包
裹琴與書明日吾歸休

增

制唐中宗慮囚制曰禮防君子自普通規律禁小人
由來共貫朕情存革務志在懲愆欲申作解之恩慮開

徵倖之路非所以納人軌物垂裕後昆既屬陽和之辰
宜敦耕稼之業三農啓候方陳敬愛之規百姓爲心爰
軫泣辜之念將申慮降再釋狴牢庶無滯禁之寃仍示
小懲之戒其都城之內見禁囚徒朕特親慮仍令所司
具爲條例奏聞

增判唐失囚判曰園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
慢官獲則因人其何補過相彼維甲所謂攸司不念恪
居傲于美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
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
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押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

於責

放囚

原兩釋

左傳曰兩釋縲囚

一重

詳囚二

乃逸

左傳曰晉人乃逸

卒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注曰緩

之令逸欲使楚人知其謀也

而縱

詳囚二

乃逸

左傳曰晉人乃逸

乃逸

今責保

出繫

至節

輒遣

晉范廣字仲將爲

伏

伏

事當死節以何縣家有老母

刻期並來

曹攄

伏

伏

伏

伏

臘皆歸

後漢虞延字子大爲潯陽令歲時伏臘放囚歸

伏

伏

伏

伏

伏

寒病遂解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囚詣河

內時鍾離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囚詣河

內時鍾離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囚詣河

內時鍾離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囚詣河

內時鍾離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囚詣河

內時鍾離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囚詣河

作徒衣縣不與而仁於用心誠良吏亦具以聞世祖謂侯霸

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誠良吏亦具以聞世祖謂侯霸

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誠良吏亦具以聞世祖謂侯霸

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誠良吏亦具以聞世祖謂侯霸

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誠良吏亦具以聞世祖謂侯霸

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誠良吏亦具以聞世祖謂侯霸

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誠良吏亦具以聞世祖謂侯霸

期俱至無敢違者

誦經脫械

晉苻丕左丞相徐義爲

誦經脫械

苻丕左丞相徐義爲

苻丕左丞相徐義爲

苻丕左丞相徐義爲

政術部

刑部

放囚恤囚

重

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有為開械脫出若
有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乃以為洛陽令
還獄四詳獄務以哀矜示其仁信無苟免之心待
而懷惠守自拘之限來不忍欺

恤囚

原給酒漢趙廣漢為京兆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執之
臣釋質束手得善相遇二人即叩頭送獄廣令給酒
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斂葬具皆曰死無所恨
愍無子詳獄二問辭狀吳顧雍為丞相為呂壹所誣
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曰君增給衣薪
得無欲有所道耶壹叩頭無言宋紹興元年有
繫囚貧乏者冬月權給衣被具湯沐
薪炭及飯食仍委長吏提舉宋紹興元年有
者上曰此事甚好朕方念之聞祖宗時常遣
內侍持餅肉徧賜繫囚仍具湯沐以示恩惠

活囚

偉張蒼史張蒼坐法當斬解衣伏鎖肥白壯王訢
暴勝之欲斬王訢陵偉之言於沛公赦不斬
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勝之壯其言而赦之
姦漢書崔篆為建新大尹獄姦填滿出二千餘人崔篆出
子謂之知命曰將有悔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
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詳獄二千邾吉拒使
寒朗陳寃詳寃袁安條奏後漢汝南袁安遷為楚郡
千人顯宗怒甚治之迫急因皆自誣安至案獄無證明
者條上出之掾吏叩頭爭安曰如不合上意太守自坐
不相及帝悟奏元吉辨寃
出四百餘家多所全活
特超以資賜緡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
章服以獎之仲孫審獄
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太祖
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

活囚

有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責賄不與而惡之曰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抵死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者數十人活

張奎辨囚 宋張奎守發州有滯囚法當死覆按一視牘而辨之

唐肅白冤 宋唐肅為商人夜宿逆旅而得不自誣服肅為白其冤而州馬其衣為吏所執不能明持不可後數日

訪問非盜 宋孫觀察廉權知滄州有屬曰我武人也獄非吾事試召其鄰里而訪問之謂其僚得賊厚德錄曰宋肅宗說嘗攝滄州鹽務縣里有繫囚病甚願一別母而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縛令人與俱往既而吏獲所殺人者

錄囚

原口說 應奉為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千

面罵 吳呂壹以姦罪繫廷尉尚書懷敘云云

偽 後漢左雄為青州刺史每行有所平反雋不疑

無囚

原黃霸 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百

童恢 後漢書童恢

恩惠懷感 劉平為全椒令有恩惠

府縣獄空 唐性

大理獄空 宋紹興間大理寺臨安府在關

三院獄空 宋神宗元豐五

府王安禮 言三院獄空安禮事至輒斷庭無留訟於是

政術部

錄囚 無囚

府王安禮 言三院獄空安禮事至輒斷庭無留訟於是

政術部

錄囚 無囚

留意吏事能駭動
外吏於古無愧矣
本寺獄空
宋孝宗淳熙五年閏六
奏本寺獄空欲依故
事稱賀詔免上表
為獄代償
宋大理寺卿吳玠等
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
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
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
不多乎富人即日輸錢
囹圄為之一空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政術部三十

法官

議獄

察獄

舉按

誣人

殺人

文字

告人

使吏

供已

犯夜

相代

罪

猜認

錯誤

法官

原典獄

主獄

坐獄

王廷獄於

三世

吳雄

子訢

孫恭

提刑

名家

宋職

官志

曰總

郡國

之庶

獄核

責其

實而

司寇

有秋

傳古

義

漢武

帝方

文學

張湯

決大

獄欲

傳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義

義

乃請

博士

弟子

治春

秋補

廷獄

欲傳

古

李離

伏劍

李史

不與吏議受祿為多不與吏分過聽孔號詳平漢孔

殺人傳罪下獄非所聞伏劍而死孔號詳平漢孔

廷尉詳平令于求寬恕漢于定國求明察寬

酒尉冬月請飲酒數石不亂魏置理曹法曹即

晉置博士人命所懸奏刑法益精明魏置理曹法曹即

遂施倪寬不習事漢倪寬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為

行法律吏謂寬不陳矯不讀律得廷尉不讀律而方

習事不署從事陳矯不讀律得廷尉不讀律而方

知獄吏之尊周勃三尚存獄吏之失漢路溫舒曰秦

存治獄之王彪之比張釋之晉王彪之字叔武為廷

吏是也後殺同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

收穀付廷尉處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科

不肯受與相反覆詔令受之處霍光用杜延年之輔

以寬詳

聽訟一

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

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毛詩曰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召伯聽斷又曰行露召伯聽

訟也 尚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

術歸于察察之術歸于義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

是慢也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下棘赤心有

刺言洽人情者原其赤心不失實事所以刺人情令各

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禮記曰司寇正刑明

政術部

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正在我之刑明在人之群又必三訊訊羣吏三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衆一曰訊羣臣二曰附附施刑也求赦從重雖是罪可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忠愛以盡之盡其情也有罪本心有善惡

聽訟二

增左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右助王叔陳生怒出奔晉侯使士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士丐於王庭聽之

風俗通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屋兩婦俱懷孕大婦數月胎傷因閉匿不產期至弟婦生男夜因盜取爭訟三年州縣不能決丞相黃霸出殿前使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婦自往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叫啼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甚自慘悽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乃具服後漢書曰王渙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莫不由盡詐情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摘發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宋書曰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嫗爭絲各言已者詣琰琰挂而輕鞭之有鐵屑乃

罰賣糖者又有二老爭雞問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
剖之見粟罰言豆者人畏如神明也 後魏書曰季崇
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數年不知
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
有鄰証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別
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已暴死荀
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
知之乃以兒還泰 隋書曰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
先至獄中親自驗問十數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
領詞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問事若

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答
曰刺史無德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
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
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聽訟三

原	稽貌	察情	考其貌慎獄之至也	忠愛	欽恤
禮記曰欽哉欽哉惟明刑之恤哉注曰敬之謂聽訟獄也	猶人	老吏	下詳獄二張湯人也	束矢	鈞金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以束矢者自表其直也不入則不聽也	人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	鈞金三日而聽之	重刑也	不
券書也	使各齎券書又入鈞金三日而聽之	鈞金三日而聽之	重刑也	不	
政術部	附錄類案卷一百五十一	聽訟	四		

入金則自服不直 留辭 速獄 謂一人之辭最難聽

獄不堅也 鈞三十斤 僕告主 宋王罕知潭州有狂婦屢訴

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之其言稍可曉本婦不得直因憤

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奪其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

志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稱為神明

宋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稱為神明

稅物庫曰舉人行囊孰無貨物未可深罪舉人行囊有漏

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乃治僕罪遣之 窮詰書吏

免坐貸人 莞有三國魏胡質字文德為常山太守遷任東

而家有少妻所以死乎盧顯為人所殺質曰居年有少書吏李

謀逆救河南尹王怡其狀即首服 唐時有權梁山者

京兆留守復按其獄一而決初梁山詭稱借索人情有之

貸於人按獄吏欲並坐貸人環曰婚禮是與否反貸者弗

而狂謀卒然非所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否反貸者弗

遂知何罪之有 治母告子 詰父稱翁 李傑為河南尹唐

有寡婦告其子不孝餘察其非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母

一子今告其罪至此得無悔乎寡婦曰無悔乎寡婦曰無

寧復悔乎僕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

其後寡婦既出謂一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

悔再三論之寡婦執意如初曰事已立矣門外密擒之

一問遂承伏云某與婦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

其子杖殺寡婦及道士同棺載之 宋程明道為澤州

晉城令富民張氏子死未幾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

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張氏子貧不能養相與詣縣辨理

父曰某業醫遠出妻生一子貧不能養相與詣縣辨理

月日某書人抱去其後歸之顯曰歲久矣汝何記之詳也

老父曰書人抱去其後歸之顯曰歲久矣汝何記之詳也

書云其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顯問張氏子汝年幾何

曰三十六又問汝父年幾何曰七十六遂謂老父曰是

謂之生其父纔年四十人即 原從情從辭 求生求

殺之聽人求所以生之今之聽人求所以殺之 古情

得獄成 辭貴明徵 罪宜慎測 刑將不變 獄

政術部

刑鑑類案卷一百五十一

聽訟

五

貴惟精 黃沙執憲 丹筆垂仁 既慚金矢之直
何追鐵冠之効 梧丘有雪冤之魂 棘林無夜哭之
鬼 刑期無刑經邦之茂範 殺以止殺有國之宏規
泣辜流念無虧大禹之恩 丹筆哀矜有裕放勛之
惠 漢制九章設黎元之銜勒 湯存一面作黔首之
隄防 干紀亂常必加誅於三族 反道敗德終不捨
於五刑 定國之司廷尉爰求明察 不疑之尹京師
多所平反

聽訟四

增辯處

杜祐補剡縣丞常過潤州刺史韋元甫以故人
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詢

祐祐為辯處契要無不盡
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
書約制今之契券 舉要契
以情不能察必以情 不失情 動不 皆災肆赦書
典刑 察辭于差 呂刑察辭 閱實其罪 呂刑罪與 惟
良折獄 哀敬折獄 非從惟從 惟察惟法 刑並呂
協日以刑 周禮司寇要之旬而職聽於朝羣士司刑皆
殺時之 旬日乃弊 於小司寇以議獄成士師受中協日刑
三曰 用情理之十日乃 棘木之下 禮記之棘木之下
申嚴仲秋 刑月令仲秋命有司申嚴百 明徵其辭左
斷獄赦訟 赦亦 知法省刑 之漢書刑法志曰古 以怒
政術部 刑鑑類編卷二百五十一 聽訟

增刑博雜事篇曰 治獄如水 令羊觸之 論衡

者令羊 定公失席 禮記檀弓曰 鄭妻定公之時有弒

是寡人 文姜去氏 其父者有司以告公 瞿然失席曰

季彥曰 昔文姜與弒魯桓公 春秋去其姜氏 絕不為親 禮

也且手殺重於知情 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穆公失教 尸子曰 秦穆公明於聽獄 而越王援刀 淮南

不當援刀自割 決獄觀壁 陶朱公獄一 不用三冬 後

陳寵成之 曾孫明家業時 肅宗詔絕鉗 鑕慘酷之科 人

俗和平 屢有嘉瑞 漢舊事 斷獄報重 常盡三冬之月 時

帝始改 用十月 初冬而巳 元和年 旱賈崇上言 斷獄不

始萌月 令曰 諸生蕩仲冬 日身欲寧 事欲靜 若降盛怒

不可謂 寧行大刑 不可謂 靜帝 納之為廷 尉每附輕典

務從 麥秋之時 上漢和帝 令麥秋案驗 薄刑司徒 曹恭

下傷農業 一夫吁咷 丙吉處度 得所 風俗通曰 陳留

王道為 虧後卒施行 丙吉處度 得所 風俗通曰 陳留

子娶田家 女為婦 一交接 便絕氣 何武原情 得理 俗

後生得男 其女爭財 丙吉決之 何武原情 得理 俗

通曰 沛郡富公家 資二十餘萬 少婦生子 年纔幾歲 因

失其母 又無親近 其女不賢 公恐爭其財 子年纔幾歲 因

呼族人 為遺書 悉以財屬女 但遺一劍 兒年十五 以還

付之 其後又不與 兒詣郡 自言求劍 時太守大司空 何

武也 省其書 曰 女性強 梁畏賊害 其兒又計小兒 得此

財不能 全其護 故且與 女實寄之 耳劍者 所以決斷 限

年十五 省其智力 足以自居 度此女 聳必不還 其劍 當問

縣官 縣問或能 證察得 以見仲 何用慮 強遠如是 哉悉

取財以 與子 曰 弊女 惡賢溫 兩造 具備 師聽 五辭

五辭 簡孚 正於 五刑 五辭 簡孚 正於 五刑 五辭 簡孚 正於 五刑

政術部

刑部

聽訟

七

所不服漢雜事曰陳寵為司徒郭公所決退無怨情

後漢郭躬父弘習小杜律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小杜律者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父之刑既醮之婦從夫之戮詳總載晉何曾在家之女從

聽訟五

增詩唐錢起縣內水亭晨興聽訟詩曰晨光起宿露池上判黎甦借問秋泉色何如拙宦情磨鉛辱利用策蹇愁前程昨夜明月滿中心如鵲驚負恩時易失多病績難成坐惜寒塘晚霜風吹杜蘅崔國輔送韓十四被魯王推遞往濟南府詩曰西候情何極南冠怨有餘梁

王雖好士不察獄中書

議讞一

增經濟類編曰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狎妄自投斃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灾秋一

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又曰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當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

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後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議讞二

原犯蹕

盜環

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人從

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之法之所共其時上誅又盜

高廟坐前廷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人安其所措

曰假如盜長陵一土又何以加於法乎

增換金 造印劇談錄曰唐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氓因

欲以田得馬歸金一甕里民送於縣將送府庭邑宰

吏重開視之皆為土塊矣莫不驚駭以狀聞僉曰奸計

換之邑宰莫能自白遂以易金伏罪繫獄以案上聞

公覽之盛怒時表相國滋字德深在公幕中曰甚疑此

事請更詳之汧公因使表移獄於府中案問閱索金

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金

二農夫以竹竿等秤其半已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之力乃

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疑大豁遂獲清雪

公歎服無已其後表至德宗時為宰相趙林為武安

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為當死公獨曰疑在赦前

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為當死

之卒免死

一府皆服

人心不厭 吏議難知漢景帝詔曰疑

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赦之朱博遷廷尉職當議然

下獄恐為官屬所誣謂掾吏曰本廷尉職當議然

為諸君覆之乃為平處十中八九吏大驚異

罰 爭死乃讞孔上詳議讞一郭躬張儉字元節亡投

融爭死問母曰家事當在長妾合當辜

一門爭死郡不能決乃上讞詔坐褒

議讞三

原不當 漢景帝詔再却廷尉張湯有疑奏已用却矣

成讀之皆伏

上曰前奏非俗吏之所為也

移讞

上讞

讞於

公禮獄成有

奏讞掾張湯舉倪

直為大理少卿

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封

德論監門校尉

不覺罪當死無忌贖冑曰校尉與無

議讞

為天下公

唐戴

忌罪均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
朕安得阿親戚封德彝固執曹曰校尉由無忌致罪法
當輕若皆誤不得法不應坐唐張蘊古除大理丞初
疾而語涉妖妄蘊古究其微稱好德瘋疾有愆法不應
坐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徇情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
令斬於東市尋悔因發制曰凡決死
者命所司五奏覆蓋自蘊古始也僕不去曹唐李
歷司刑承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曰知獨平寬無文致嘗
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此曹囚無生
理日知曰吾不夫此曹囚無死
法皆以狀讞後卒用日知議

議讞四

增詔漢景帝讞獄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
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
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察獄一

增後漢書曰左雄為青州刺史界內肅清每行部錄囚
徒察顏色知情偽晉書曰苻融仕苻堅為司隸校尉
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宿妻家妻為賊所殺妻兄
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自誣引殺妻融察而
疑之問豐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
發夜嘗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回南馬停水
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
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為不祥問筮者筮者曰憂獄訟
遠三枕避三沐既而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

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馬左白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乃獲昌詰之昌到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者枕枕為驗乃悞中婦人也後魏書曰辛祥任司馬失白璧兵樂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竟出之月餘別獲真賊又曰司馬悅字慶宗歷任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賣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邑人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笞掠自誣言殺獄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

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召居州內刀匠視之屬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後周書曰柳慶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謹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并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沙門再

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方懷金逃匿後捕得之盡獲所失之金又曰柳慶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眾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恐不免誅聽先首免罪便欲求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隋書曰韋鼎為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人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獲主家知與妾

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因斷客辜獄成上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誘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擒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

察獄二

僧交錢魏書曰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
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其妻盈及男女為官
柔問曰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卑弱養一老
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仇乎對曰無
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怨仇乎對曰無
曰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
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
曰頗曾舉人錢否乎子文曰自以貧弱初不舉人物也
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也子文怪
政術部
開監領函卷一百五十一
察獄

之知事露應對不次柔問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
 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葬處所柔曰漢薛宣字子真
 文辭往掘得尸屍詔爭給為臨淮太守有一人持贖君
 書復盈母子為平人將縶披戴後云我錢耳何足紛薛
 一頭到市賣之道遇雨共爭鬪各一人求共庇廕因授
 宣刻責兩各與半使追聽之曰後人喜曰君恩前之紛
 呼吏斷各與半使追聽之曰後人喜曰君恩前之紛
 稱怨不己宣曰吾得當矣因
 詰責其威乃取死還本主
 欲損其威乃取死還本主
 若與死人共笑語狀陰察手足立
 曰誰載人入城對曰惟收有廷掾
 疑君與死人後人語乃收廷掾
 莫敢犯之自後人語乃收廷掾
 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蜜中當中外俱濕亮令破鼠屎
 屎中乾亮笑曰若鼠屎在蜜中當中外俱濕亮令破鼠屎

水中兩日

一詳察獄

一男與語

晉書曰陸雲為浚儀

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問
 曰不出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問
 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其得神出欲與
 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其夫聞其得神出欲與
 縱枉盜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州刺史初州有盜劫員
 縱去數日舒訪釋僧人邨舍求宿不許求宿于門外
 州得真盜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並囊衣踰牆而出僧
 車箱中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出僧
 不寐窺見我執請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臂并而
 此事疑婦人已為人所殺屍在井血染僧衣主入踪跡捕
 踰牆婦人不堪掠治遂自誣服獄已成敏中獨疑之詰問
 再四僧乃備言其故於是密遣吏訪其賊中獨疑之詰問
 有婦人自備言其故於是密遣吏訪其賊中獨疑之詰問
 市矣姬聞其自備言其故於是密遣吏訪其賊中獨疑之詰問
 并始得其賊息曰彼婦人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往捕獲
 僧始得其賊息曰彼婦人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往捕獲
 正大姓殺人宋朱壽昌知閬州州大姓雍子良屢殺
 正大姓殺人宋朱壽昌知閬州州大姓雍子良屢殺

正大姓殺人

宋朱壽昌知閬州

州大姓雍子良屢殺

乃賂里

民代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壻汝子欲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摘之曰汝且死彼券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雇直又不壻汝子將奈何囚悟涕泣覆面曰囚幾誤死遂以實對壽昌

原

推己以議物捨狀以探情

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戒多

舉按一

增後漢書曰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光武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

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笑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悚號為卧虎歌之曰袍鼓不鳴董少平又曰桓帝時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朝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朝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省桓帝怪問其故并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唐書曰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嘗詣

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言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囚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如之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資治通鑑曰後梁時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

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續資治通鑑曰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旣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寧而踣及出寧易

馬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舉按二

原多劾權豪漢范滂為太尉黃瓊所辟詔三府掾屬舉

不避彊禦漢鮑永為司隸以鮑恢為從事俱抗直

方進搏擊漢翟方進為京兆掾擊豪彊為丞相

發姦漢尹翁歸補河東卒吏按正故人罪後漢書蘇

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將按其奸賊先設酒肴歡飲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刺殺舍中兒後漢祭遵為

舍中兒犯法遵殺之即日考竟魏志滿寵為高平令市人張包

吏卒收之即日待旦奏劾晉傅元字休奕為司隸校

考竟遂棄官

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突霍禹門趙廣漢將吏至霍

竦懼不寢坐而待旦與謝尚飲晉羅含字君章桓溫使檢

溫尚飲而還溫問所効舍曰公而行公以尚何如人安問狐

狸命後漢舉八使巡行天下勝公而擊按不耶溫義之

有似怪鳥晉孫盛為長沙太守頗營貨從事至郡

事進無威鳳來儀之義退無鷹鵠搏擊之用非從

隼始擊漢孫寶為京兆尹立秋私檻車收之州不坐

次公無所迴避蓋寬饒字次公為司隸無所迴避王生

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不納竟自刎少君無所迴避司隸刺舉無所迴

避

政術部

拷訊

原歲上漢宣詔係者或以掠辜夜拷後漢常林朝

之曰君為廷尉耶常曰無榜數千漢貫高對獄吏榜

完曰何故夜拷拷連百漢十拷連百增無肆掠

肆暴屍榜舍人漢武帝令勝侶何求不得楚

求不得雖死無辭吳陳表字文興為翼正都尉士皆

破械與沐浴飲食無辭卒從吏訊鄒陽書曰乃首服兼引支黨權奇之遂

乃請先就拷掠五毒備慘揚州刺史會稽人仕郡曹倉掾

答掠五毒備慘增用威如狼掠良也用威如狼掠

榜吏至死唐同平章事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

省聞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猶察不

歲輒罷之今公何蹈前非張儀以相璧答史楚相威福豈相門下意疑張儀

掠乃釋之陸續以母羹免陸續字智伯為大將軍

謀反事徵諸廷尉續與主簿梁宏等傳考詔獄掠毒備

至辭氣益壯一日對食涕泣曰母宏等傳考詔獄掠毒備

食餉羹是以知之使者以狀聞赦還鄉里

款辯

原兩辭尚書曰無或私五辭又曰師單辭又曰明

辭書辭頗無抵調漢大鴻臚持節移梁王傳相曰王

引證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為證理無兩直自

政術部

引證

款辯

史列死二人
張機祭其墓
解涼州刺
會獄
追對
不舉其

要左傳曰王叔氏
自伏其過
莊子曰置對
不知置

辭漢周勃下廷尉
以公不知置
辭吏乃書牘背以

簡也木不足受辭
漢朱安世云南山
曾各呼家屬通

典大以理丞諸獄
結正徒以上各呼
因與其家乃詔推

事唐刑法志武后
詔法司及推事使
引說為証唐張

謂魏元忠有不道
語引張說以為証
將廷辨說惶遽宋

以實對元忠免死
未可陷正人以求
苟免緣此受責芬

關

原相搏
穀梁曰公子季友與
呂棼屏左右而相搏
公子取

而殺
交梓
趙簡子曰孟獻子
有鬪臣五人叔向
搯

吮其背
夫一人鬪不搯其
拔戟而走子曰都
拔戟而逐

忘身
論語身以及朝之
忿忘思難又曰忿
成之禮

者成之
繁矣
獄繁矣
禁囂
司獄禁囂者
戒鬪

剛戒之
在鬪
方
勃怒
息而少
鬪力
鬪志
不
鬪勇

憑怒
用壯
爭雄
血作
脈憤
力爭
心競

鬪心
鬪志
張空拳
冒白
飽毒手
居石勒與李陽鄰
下血成江

曰孤往
日厭卿
老拳卿
亦飽孤
毒手
左傳曰晉侯夢與

曰龍門
下血如
江時人
鹽腦伏地
楚子搏楚子伏地

其腦
妻呼即還
呼即還
子胥問之
對曰屈於一人之

政術部
鬪傷

下 人笑而止 劉伶醉與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伶曰雞肋不足以勝尊拳其笑而止

兩虎私鬪 寇恂賈復兩虎安得私鬪 兩虎相鬪 相勢不俱生謂蘭

宋萬批仇 宋萬遇仇牧 高鳳勸鬪 高鳳教授於西唐

持兵而鬪 鳳往解 教令者罪 刑法志毆人教令者與

不可與 救鬪者傷 子淮南 小人之性 鬪乃禍

之男 蚌鷸相持 兔犬俱斃 爭為事末 鬪乃禍

心 不忍小忿 終亂大謀 彊者暴弱 怒有戰鬪

傷

原折齒 齊景公為孺子 敗面 晉謝萬字萬石嘗與蔡

帽傾脫 萬徐起謂系曰 擊齒 公羊曰宋萬擊 折臂

晉羊祜字叔子 抵罪 漢書傷人 去職 晉祖上約少

男而妬 不聽司直劉隗劾之宜貶 不重傷 左傳君子 折右肱 易

傷 之孝經 傷 厥足 尚書 傷 折脇拉齒 范 斷鼻傷脣 博

肱 其右 傷 申威毀薛宣宣子況賂客楊明疾破咸於宮門外斷

鼻 傷 直議 咸遇人杖 不義 而疾者與疾人罪同況竟

死傷橫道 橫道吉字少卿擊腫起青黑而無瘡瘢曰疾

尹所職 宰相不體也 死傷積野 書 頭壁俱碎 相

如 冠帽傾脫 胥怨 相傷 肆其一怒 合則兩

傷 雖未及死 且莫能傷 既奮李陽之拳 乃折

羊公之臂 凡過而殺傷者以民成之

藥人

祭地 左傳申生獻胙公祭地墳與大夫饗 毒涇 左傳晉侯帥諸侯伐秦秦人毒涇上

多死 流師人 寘堇 國語驪姬寘堇於肉注堇烏頭也 飲鳩 左傳成季以公命命僖叔

使鍼季鴆之曰飲 此則有後於魯國 噬腊遇毒 易 害人聚毒 害物

之心 毒人之罪 包藏禍心 合聚毒藥

誣人

游辭 易曰誣善之 偽辯 行僻而堅 心勞 尚書曰

情偽 厚誣 左傳鄭賈人曰吾小 矯誣 反

爾詐 予欺 飾虛 行詐 詐謀 姦計 如簧之

舌詩曰巧 鑠金之口 衆口 不當受殃 月令杜抗不

非誣勿坐 漢宣帝詔年八十以上 辭為憑虛 罪

宜閱實 女誣母 漢宣帝時陳留一老人年八十餘

復娶一妻生一子翁死其妻有數年前妻女欲奪其財

物誣後母所生非我父子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時兩

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均服單衣唯老人之子無影

月中命取郡中同歲小兒均服單衣唯老人之子無影

變色又令與諸兒同立日中唯老人之子無影

遂奪其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 盜誣

人宋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

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箸因語之曰他人行刀則上重

下輕今下重上輕正汝自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興無妄之辭 明巧訴之咎

殺人

政術部

誣人 殺人

漢法殺人賈制後漢賈彪為新息令土人貧困多

南有盜劫害人城北有婦人殺子彪出按驗掠吏欲引

行書人患殺禮記爭奪相尸僵僵路隅言遊俠之徒

莫大之罪禮周無赦之刑刑死杯酒相讎意古詩失

起相讐不忍為賊左傳殺人狂易得減伯始上言

論事遂施行也椎埋為奸漢王溫舒少時椎埋為

劉普不責魏志劉暉字子陽父普母疾困終暉年

之性必亂汝家汝能除之則吾無恨暉年十三謂暉曰

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以出拜母墓普怒暉還

廟稍動於亮以鉏壺投殺其人而死援嚴挺之子唐書

母裴氏不為父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以鐵
挺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曰郎嚴段英武曰安有大
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也秦舞陽十三殺人

告人罪匿名併入

請名魏典農劉邈竊於禁內射兔其曹張京投書言

告者名帝怒曰吾豈妄收竊耶柔字文惠為廷尉請

有投書誹謗太祖欲得其主國淵字子尼請其本

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募讀二京賦者果得罪人投

匿名書漢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惡相朋黨乃許相訐或

瓦器有敢告字百姓微驗章文必有敢告字乃下

也斷匿名告人宋王安禮驗名書告人不知開封府時

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名書告人不知開封府時

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豈有素不快於若

政術部開盤類編卷一百五十一

告罪從坐

者耶曰有持筆求售者拒之快快去其意似
見衙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首於市

從坐

原夏誓予則孥戮汝曰漢律晁錯曰罪人不孥一淪胥

詩曰淪連坐內漢王溫舒為河巢毀子年八歲被誅二

不起人問之曰安有巢荀氏女魏荀芝為穎川

坐死何曾使陳咸上議云一人之身內外受辜請在

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從之

王凌妹魏郭淮字伯濟妻王凌妹也凌誅妹當從罪見

從妻上道五子泣血請淮准不忍乃令應侯席蒙

追以書白司馬宣王云官王宥之應侯席蒙

人侯范睢任鄭安平為將降趙應侯席蒙請罪秦法任

有敢言鄭安平罪之義合不坐逆漢淳于長封定陵侯坐大

事以其罪罪之

發時已出或改嫁翟方進何武以犯時為劉廙復位

論廷尉孔光曰夫婦義合云詔從光議

魏太相時劉廙弟與魏調謀反當連坐陳羣字長文

兄弟不及攜貳叛歸孫權羽兵敗被殺為南郡與關羽

及崇待如故也子妻應坐魏母丘儉誅子妻荀氏應

增為三互法漢靈帝以州郡原申商相坐法刑法

任申子秦用商鞅著趙張連坐法漢張湯趙禹條定

相坐之法參夷之刑臨部連坐之法注云

部內有罪并連坐也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請代漢安

尹次史王殺次人兄初王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王應劭駁回議曰召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經於溝瀆晁父非錯刻峻遂自殞其命班固曰不如趙
母指括全宗今殺無罪之初軍活當死之次王此謂求
生非謂代死
增一門爭死
漢孔融一門爭死詔坐况
也詳議
褒罪詳
議二

猜認

原卓茂馬

漢卓茂字子康為丞相史出行有人認其馬
自得馬當以此馬詣丞相府後劉寬牛饒為司徒有
主得馬乃詣府中認之謝還之

人失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下車步歸頃得牛還謝曰慙
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同舍金
漢直不疑同舍郎亡金疑不疑
不疑乃買金償之後乃明也
鄰舍絳陳
在郎署有郎誤持鄰舍郎絳去主疑重重
承宮禾
不自申說市絳還之後郎絳去主疑重重
承宮禾
字子少避地於象陰山耕種禾黍將
曹節禾
熟人有認之者宮不爭推與之也

鄭人有亡豕者與節類詣門認之節不
爭後主得亡豕乃慙送謝節笑而受之
家間得
脯晉桑虞字子深嘗宿逆旅同舍失脯疑虞盜之虞解
脯衣償之主人曰多恐狐狸偷去乃將脯主至家問得
虞投而不顧
冰下得犢
失犢認沖巨容少歸後得犢於
冰下大慙以犢
張儀盜璧
詳二
杜宣疑蛇
應彬為
還沖沖竟不受犢
張儀盜璧
詳二
杜宣疑蛇
應彬為
汲令賜主簿杜宣酒壁
子幹墾田
稻鍾離牧字子幹
上懸弩照於林影如蛇
子幹墾田
稻鍾離牧字子幹
熟縣人認之遂以稻與之縣長召民繫獄牧為之請長
曰君慕承宮得僕自行法牧遂出裝還山陰長釋民自止
牧之民慙春稻得六十斛米還牧
長翔墾田
稻郭翻字
貧無業欲墾荒田先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作及將
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宰令間以稻還翻翻不受
錯誤
失入失出併入

原誤宣

孫章誤言兩報
車詳議讞二

失傳

失辭

失口

增刑

政術部

政術部

錯誤

馬

僭左傳刑僭則 罰爽既爽於躬行 枉撓枉撓不當

謂曲入私曲 察阿謂獄官 容姦容姦輕典 惠暴惠暴殺

不死傷人不刑是惠謂上為君 夏侯勝質撲見時

暴而寬惡也以詳寬刑謂上為君 謂上為君

於上前上以以十為百 後漢詔賜降胡鍾離意曰

是親信之也以十為百 帝怒將答郎僕射鍾離意曰

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解意為憊則臣位寧失不經

大罪重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乃復寧失不經

罪分故誤 罰有等差 法有誤論 過宜情恕

情匪誣欺 法當開釋 必先問罪 方可原情 情

匪哀矜 理乖明啟 誠非巧詐之辜 謂寬過誤之

戾 事雖乖於審慎 情宜異於矯誣 事雖昧於二

思 過宜寬於無簡 慎非石氏雖慙數馬之能 誤

比鍾離宜恕賜縑之謬

文字誤

失傳伯司失 蹕駁糾 闕疑 改正 掌以簿書

誤於文字 一馬之闕 三豕之疑 十以為百

五而闕一 亥豕之疑 魯魚之誤 寧免毫釐之差

不容筆削之改 書馬闕文責寧加於石建 賜縑

過數罪亦捨於鍾離

使吏供已

司馬市買漢蓋寬饒為左司馬在部常為衛官繇使

書責問衛尉由是 主簿迎醫晉陶侃廬江人為郡主

不復私使候司馬

李誤 集卷

三

漢丞相司直繁
延壽奏御史大夫

遣修園宅

唐創令裴仁
軌私役門卒

太宗欲斬之殿中御史李乾祐曰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

犯夜

三號

扞說文曰扞
夜驚守有

也所繫

御星行者禁宵
行者游者御亦

也林示

謂事
夜獵
漢李廣將

軍夜亭長

為東海太守政
者曰從師受學

不覺使吏

禁行作不時
謂晨行者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dark, irregular stain along the right edge. A small, dark mark is visible near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page.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dark, vertical crease or tear along the right edge.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vertical crease down the center. A small, dark, irregular mark is visible near the top left corner.

2

以召校士

抵禁

夜士以言夜二
夜禁注禁

巡夜也

亭吏呵廣嘗

軍從
曰人

廣宿亭下 音

尉棒

愛幸黃門蹇石

太叔祖

行有故似可徵

辭

1



1

五

淵鑑

—

政術

11

